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訂

開國規模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率羣臣奉太祖卽吳王位以李善長爲中書右相國徐達爲中書左相國太祖退朝語善長等曰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元氏主荒臣專今儀鑒之三月

置起居給事中。日侍左右。詔言動論中書省臣。許山林士伍。上書効用。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者。辟赴中書。夏四月甲午。太祖退朝。語侍臣孔克仁曰。秦主虐臣。佞天下。叛之。漢高起布衣。寬大善駕馭。遂帝天下。今元政弛極。豪傑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感歎久之。五月。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葛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

使漢家終于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尤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十

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竒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禁箋文頌美論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論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得粗厲甚甘今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等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

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三年一開  
舉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  
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  
其徐宿濠泗壽邳襄陽安陸免徭賦三年六月諭  
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  
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爲用刑之本  
又論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爲鞫獄當平  
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罰勿及

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叅政楊憲對  
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  
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爲惡如衣之積垢加  
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  
新夫威以刑戮而不敢犯其術淺矣且求生于重  
典是猶索魚於釜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  
道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  
士朱升辨五音悞宮爲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磬  
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

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于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九月甲戌朔太廟成。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官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爲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

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上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勅禮官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御史大夫福壽祠。歲時祀之。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上下滋弊。至是臺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

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為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十一月甲午。圜丘成。太祖出視。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

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堪命矣。十二月丁未。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勸進。太祖辭固請不許。明日復請。許之。辛酉。善長率羣臣以即位禮儀進。甲子。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上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上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君上樂聞忠諫而臣下循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諫而君上飾非拒諫比來朕每發言百官唯訥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辛丑命廷臣兼東宮官先是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

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傳巖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



兼太子諭德章濂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  
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  
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  
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  
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  
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  
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  
貴狃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

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上欲官外戚后曰國家  
官爵當用賢能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  
世外戚家多驕淫不守法度每致覆敗陛下如恩妾  
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  
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濂  
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催鋒鏑者多常  
惻然于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  
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濂  
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與儒

紀事本末 卷十四  
臣論學術。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戰國之時，縱橫押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從之。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

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

民之道在于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二月，勅中書省臣定郊社宗廟禮以聞。於是李善長、傅瓛、陶安等引古酌今，擬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四代各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社稷，以春秋

二仲月上戊日從之。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爲常。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詔衣冠悉如唐制。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項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庚午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夫婦。后妃雖毋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于嬪嬙。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官閭。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內嬖

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乙酉。蘄州進竹篔簹。命却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篔簹。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

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  
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  
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  
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  
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  
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未嘗不爲之恠歎。易稱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官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  
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

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  
亂。其可得乎。秋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  
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庚寅。賑恤中原貧民。中書  
省臣慮財匱。上曰。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患無其心。  
果心注之。何憂不贍。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  
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  
必先養其廉耻。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  
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免吳江廣德  
太平寧國和滁水旱災租。八月。漳州府通判王禕

上言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寬大以爲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上嘉納之。時反元政。尚嚴厲。故禱以爲言。上謂朱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

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卽神仙也。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基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吏有犯。卽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啟皇太子捕置法。宿衛舍人奕碁于直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

翫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上還怨基者多訴于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許之上幸北京放元官人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

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冬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宮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

世子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甲辰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十二月己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官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爲游

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 辛未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時人民仍元俗喪葬作樂娛尸御史高原侃奏禁之

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



若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寬也。大抵  
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  
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免中原田租。詔曰。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十有四年。命將  
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懽然饋迎。近平燕都。下晉  
冀民。久被兵困。征歛其北平。山東。山西。免今年稅糧。  
河南諸郡。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亦行  
蠲免。秦隴新附之民。俱如一體。以稱朕意。免江南  
田租。詔曰。朕渡江之始。駐兵太平。繼克鎮江。下宣城。

西征北伐。罔不底定。朕念創業之初。諸郡供億繁重。  
嘗深憫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免糧稅。  
一年。寧國。廣德。無爲。滁和。亦如之。二月丙寅。詔修  
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  
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  
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  
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  
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訪元統至正事蹟。  
壬午。上躬耕籍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

籀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三月戊申上與詹同論  
文章上曰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  
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  
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  
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楊雄何禪實用  
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夏四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  
莖五穗三穗者甚衆羣臣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  
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爲國家之瑞不以物爲

瑞也漢武帝獲一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

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後至山崩地震而漢德於  
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已而禮部尚書崔亮奏祥瑞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  
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

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鳥朱鴈之類下瑞

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今擬祥瑞合大瑞者所

可表奏餘瑞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

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

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司卽時飛奏。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盥水加劍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六月丁卯論國子學官教養人才。國子生習騎射。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闈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醢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願侍臣曰求善良于中涓百無

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馭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書。九月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爲中都。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諭中書省臣

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鬥。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詔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類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召浙西蘇州富民至。

京師。面諭毋凌弱。毋貪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各賜酒食而遣之。戊子。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稅糧。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言三事。一。關輔平涼北平遼右。餘孽未平。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一。選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務者。分鎮要害。懷之以德。其沙漠非要害處。當毀其城郭。徙人民于內地。一。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

新事本末 卷十四  
爲草莽宜責之守令。召誘流徙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耕耨。其守令能增戶開田。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書奏。命中書省采行之。夏四月。以危素爲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素踰年卒。夏五月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設司

開治所於河南。乙未。嚴官閫之政。著爲令。俾世守之上。以元末官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典。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官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官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己亥。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

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詔曰。成周之際。取才于貢士。賢者在職。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宋科舉。但貴詞章。不求德藝。前元設科。取士。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賢者耻與並進。甘隱山林。自今八月為始。特設科舉。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非由科舉者。毋得為官。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試于京師。丁未。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

縣學生員皆習射。

辛亥。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尚赤為宜。上從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禁淫祠。免蘇州遺糧。詔蘇松嘉湖杭

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以所種田為世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三年不徵稅。時徙者四千餘戶。

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吉禮

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日朝會。曰冊拜。曰禮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冬十月丙辰。御史袁凱言保全功臣之道從之。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與諸將說書。

四年春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

者二鄆縣祀神農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

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冰之意也 夏五月免江西

浙江田租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

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日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

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

曰樂清寧上以協律善之悉屏俗樂 秋八月免淮

揚臨濠秦滁無爲田租 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

平疆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

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叠見卿宜條

悉以聞基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



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鑄戒諭旨。妃之辭懸于宮中。定宦官禁令。冬十二月甲戌。勅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于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成樂。能振辦商稅。上曰。恢辨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

姓豈以恢辨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命仍祀孟子。初國子監請釋奠。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

六年春正月。來朝守令陞辭。諭以慈祥。豈弟毋作偽。

甲寅。以舉人張唯玉。璉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

二月甲午。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

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夏四月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修昭鑒祖訓錄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可爲觀戒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目十三日歲戒日持守日嚴祭祀日謹出人日慎國政日禮義日法律日內令日內官日職制日兵衛日營繕日供用上親爲之敘頒賜諸王秋八月上嘗從容諮正字桂彥良以治

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九月庚戌詔禁對偶文辭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爲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爲式冬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內官法十二月令郡縣止存大寺觀一僧道併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爲

尼。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縣得一賢守令，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其量減之。八年春正月甲子，詔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丁亥，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上，以北方喪亂之後，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

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給廩食衣服而遣之。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爲孝子屈法，特釋之。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九年夏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答死奸吏。上曰：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有司多不法。爲下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今兩叅政能真奸吏於極。

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賜璽書勞之。閏九月，庚寅，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雖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乃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分封太侈事見前奪諸藩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

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

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寔。所謂寔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

之鼻。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追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旣廢。

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于山林矣。未聞寔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卽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跡之地。捕之數年。旣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

而來歸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

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毀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

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及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未常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

舉綱目。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賍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世間奇才罕有。如

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逮問庾死獄中。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四裔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入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由是矣。漢亡於外戚。闡寺。唐亡於藩鎮。戎狄。然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義。文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率私愛。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闡寺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



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財歸有司。兵待符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御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社稷無窮之利也。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欵散。三。

北方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守令不得責里甲。虛增額數。擢為宛平知縣。二月。免仕者徭役。著為令。夏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目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論羣臣曰。闔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六月。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秋八月。庚戌。改建園丘於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災。

異迭見上謂天地猶父母父母異處人情有所未安乃命卽園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癸丑改建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共爲一壇十一月丁亥冬至令祀天地奉天殿是年免河南山西廣東湖廣田租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以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獨無言論之

十三年春正月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

之制

見胡藍之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

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佃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還山西軍二萬四千人爲民

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喪亂後經藉殘缺命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

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爲奏政參議。諸  
官。四十年三月。上以北。十五年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  
戎水銀坑。斥之。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  
產鉄。請如元時置鍊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鍊百  
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  
之士。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  
責之。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  
不次擢用。上一日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

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秋九月。  
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曰法天道。廣  
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脉。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  
敦教化。馭四裔。蒐才俊。廣咨訪。上嘉納之。  
十六年夏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  
而漁。害及鯽鱖。焚林而田。禍及麋穀。巧密之法。百姓  
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  
鬻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冬十月。下濟

獄伏誅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

官吏倡優之家與屠父喪者俱不許入試秋七

月丁酉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冬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十八年春正月上諭戶部農桑衣食之本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衣錦繡

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

人足毋事聚歛傷國體。秋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八月，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他如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貸于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旣盈，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高宗，亦與宗曰：善保此足矣。罪謀如此，何足爲訓。書

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鞠，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閏六月，申養老之政於天下。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塗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二十一年夏四月，庶吉士解縉上言：陛下取天下于

羣盜。救生民于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患。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畧也。乃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

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聚儒生。上泝唐虞夏商周紀之興。下及開闢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肄。官伎非人道所爲。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帷簿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倣古監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義夫。

節婦哉。夫染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未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距之巧，此治民之未也。上手持其疏，稱縉奇才，然以其言頗迂，不及行。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乎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潮州生員陳質軍籍。質父成大寧已死，有司取質補伍。質上書請卒業，上曰：國家得

一卒，易得一才，難朕豈少一持戟之士乎？許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宋儒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寘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九月，詔求通曉曆數，推往來者爵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諫，畧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

則國祚自傳萬世陛下連年征伐臣民皆以爲耻不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御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民勞者衆賦歛過厚倉廩雖實民貧者多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沒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

積稅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豈無善人君子偶入註誤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非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秋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



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尋以東宮官屬闕，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九月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未幾，擢鄭沂爲禮部尚書。冬十一月，天下學官入覲，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泰州訓導門克新敷對亮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辭工贍，上擢克新爲左贊善，俊華爲右贊善，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

忘飢，暖則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授以種植法。又益種綿花，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秋九月庚申，寰宇通志書成，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不與焉。

二十八年夏六月己丑諭羣臣禁黥刺腓剔鬪割之刑。秋七月有道士獻書上曰朕將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却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賜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諧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門諭羣臣以祥刑之意。諭侍讀張信侍講戴筮以

論思爲職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世

道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九月辛亥命戶

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

次持鐸徇于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

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

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上問

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數口之家

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命

切戒之。

三十一 年春正月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于農事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谷應泰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間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慨目宋葉凌遲生民無主西京禮樂失自周遷晉代風流亡于江左繼之元人失馭濁亂乖離自古禍亂浸淫聖學放廢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常

神靈崛起智勇挺興亦烏能克勦禍亂率由舊章撥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畧盡至于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徧考百王之蹟深明治亂之故振墜緒于秦灰永貽謀于周曆夫沛公老死行間漢治盡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

吏治唐美貞觀內多漸德宋推藝祖外寡經營  
求其網羅前哲範圍後王槩乎未之逮也觀其  
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臥碑木鐸祖訓大言  
炎炎至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  
金聲玉振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  
不改商管蓋集大成者難爲毀繼至善者難爲  
功龍門作史不能成謗帝之書陸機悲吳猶能  
著辨亡之論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  
孫侈功杯酒方斯盛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

誅戮韓彭廣封宗室猜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  
庾死獄中詩過譎成荒徼賈誼流涕于劍盤絳  
侯摧心于牘背所以七國之蒙實啟養癰黃巾  
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男子青城仗節  
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道之還乎蓋  
汴都城陷盡殲諸王元季羣雄率起大盜因而  
懲噎不無吹美帝性沉鷲果于屠殺微類漢高  
遜美唐宋或以此耳雖然隋文不永謂以急亡  
晉武短祚又以寬敗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英

雄之善識時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削奪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即位，詔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於春秋，正位儲

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徼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畧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

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

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

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

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

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

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

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



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是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

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太祖怒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子允攷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

僚同心輔佑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也。六月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

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卽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



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裔爲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  
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  
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  
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  
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  
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  
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  
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  
上嘉之然不能用

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服順者哉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  
官制夏四月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  
導惡指揮宗麟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栢僞造鈔及擅  
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  
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  
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  
榑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

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谷應泰曰聞之周南始化二公分陝及其東遷  
晉鄭焉依以故衆建諸侯分王子弟屏藩天室  
拱衛京師勢綦重也高皇帝大寶既定剪桐論  
封燕王居北平代王居代郡寧王居大寧碁布  
星羅屹然玄社揣其深謀不特維城之磐石抑  
亦北門之鎖鑰耳惟是并州警備多蓄重兵馬  
邑防秋得專節制鄭京城實危莊公晉曲沃實  
弒孝侯大都構國禍之本也又况秦晉四府湘

岷六藩莫不帝制日爲偃蹇坐大藉神明之胄  
挾肺腑之尊揚水以糝糝而與周道以親親而  
弱變所從來非無故矣况乎冲齡御極王少國  
疑強宗亂家視同赧獻斯時賈生抱哭卽召吳  
楚之兵王父設謀便啓晉陽之甲將使三家盡  
分公室餘地悉入稟延正所謂養虎貽患畜癘  
必潰者也故論者以建文之失在於削諸藩而  
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論者又以建  
文之失在於削強藩而予則以不削強藩者燕

王最强最先反寧王次強必次反毋怪齊秦黃  
子澄葦拊膺厝火捋手閣門次第芟除計安宗  
社然而忠則竭矣美亦稍絕焉考其時周王岷  
王都被掩捕齊藩代藩並皆幽廢寧邸護衛見  
削湘王闔宮自焚數月之內大獄屢興案驗未  
明葛藟不庇必有托蒼天以報仇生皇家而勿  
願者况又中涓入燕逮繫官屬幾於十王並戮  
七國行誅釁起兵端非無口實矣以予論之方  
太祖小祥之時正諸藩遣子之日宜於大內置

百孫院因而留之仍擇名臣傳之禮義四小侯  
就學於漢即長安君入質於秦也而又分命洪  
武舊勲以撫綏爲名開闢通州分屯河濟倣亞  
夫之堅壁立辛毗於軍門仍賜溫綸躬行德化  
梁王罪狀咸悉燒除吳王不臣錫之几杖則天  
潢諸嗣逆節雖萌反形猶戢而稍俟諸子弟年  
各冠婚卽以尺一之詔分裂其地國小則永無  
邪心內割則未遑外事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  
也獨奈何葉居升之奏被譴於高皇而方孝孺

之謀不行於嗣主。比齊黃輩分道徵兵。直出無策。而石頭被詔激變。蘇峻江陵蒙討。逼反桓玄。謀之不臧。誰執其咎哉。逮至燕兵南下。建業合圍。而谷穗獻門。安楹首附。周齊列藩。以次復爵。同惡相保。理固然也。獨是蜀王之賢。無與與廢之謀。超然評論之外。雖河間之書集。博士而卑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俱靡。何以加焉。

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詔封皇子棣為燕王。太祖第四子也。

十一年冬十二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為式。

際科 男 際第 訂

二十三年春二月命頴國公傅友德爲將軍聽燕王  
節制征沙漠初燕王旣之國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乃  
勅秦王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已而秦王晉王  
師久不出燕王率友德等北出至迤都山擒其將乃  
見不花還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額顛  
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  
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  
太祖常有意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

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爲傳僧道  
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  
帽與大王戴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  
之道衍至燕邸薦鄴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  
使者與飲于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  
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  
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  
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

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卽位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賈勅使還國燕王不悅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爲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爲護衛以勾逃軍爲名異人術士多就之冬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

乃囚濟於獄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昇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圖之魏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

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為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覽奏袖之翼日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三

月燕王還國帝以都督耿璈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叅議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為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為之備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陳瑛受燕金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遂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屯開平各備邊仍命都督耿璈練兵于山海關徐凱練兵于臨清密勅張昺謝貴嚴為之備又召燕番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燕王歸國即

托疾久之遂稱薦。夏四月，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孫。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帝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祖廐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燕王大憂恟，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

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爲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僇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曷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曷貴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請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齊泰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曷督燕使約長



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王舊所信任密勅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勅使趣之信艱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乃召入拜於床下燕王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燕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燕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

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燕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爲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密以疏草示燕王因留匿邸中燕王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秋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

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曷，餘無能爲也。」燕王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曷、貴，付所逮者，曷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曷、貴，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曷入，燕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燕王自進片瓜。

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爲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曷、貴，摔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遂曳曷、貴等皆斬之。曷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曷、貴，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曷、貴已被執，亦潰散。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龐來典、丁勝格殺二兵，亦散。燕王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

門黎明已克其八唯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目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三日城中大定都指揮使余瑄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爲布政司叅議拜卒金忠爲燕紀善金忠

浙江鄞縣人精于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爲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時布政司叅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濟陳恭等皆降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乃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計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櫛搏栢桂梗五

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奸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箠刺熱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曷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于遠邇。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曷，始知如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

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旣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覩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藉，甲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王帥兵往攻，王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王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日，行師以得

人心爲本，因簡勇士，以夜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甲申，燕兵攻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拊我輩也。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宋忠給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裒血。

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忠匿於厠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彭聚亦力戰死當時諸將校爲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旣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土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庚寅太寧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王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萬有智勇陳亨陰欲輸欵于

燕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緘識之召所獲大寧卒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俱至則同歸卒發其事陳亨劉貞搜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于朝藉其家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爲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長興侯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寧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伐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

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並進擢程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帝誠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八月巳酉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莫州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約忠爲應張玉往謁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

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甲胄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令軍士抹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卽舉砲旣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起據

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衆未有定。王曰：「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燕王曰：「善。」卽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爲備？」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

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雄縣鄭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王戍，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



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  
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  
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寔忠顧成及都指揮  
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  
舊人解其繫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  
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  
炳文奔入真定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  
衆炳文入闔門固守吳傑帥師來援兵潰遁還燕兵  
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以擒李堅功授薛祿

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  
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  
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比用  
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  
帶親餞之江滸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  
召耿炳文回九月朔監察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  
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  
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  
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方周王不軌

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臣愚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以敦親戚，天下不勝幸甚。疏

上帝不能用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璿楊文

帥師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

亡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墜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常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葛不足，披冒霜雪，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

懷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誠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

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于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獻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冬十月，燕兵趨大寧，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間，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大寧領朶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旣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寧王

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  
 寧必矣乃為書貽寧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諸將曰  
 劉貞守松亭關急未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還師  
 救北平以為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  
 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  
 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  
 眾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眾未易  
 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  
 諸公弟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捲旆登山從後攻

度關至大寧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寬殺卜萬于獄  
 都指揮朱鑑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竟襲破  
 貞率其眾降貞單騎負勅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  
 寧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  
 勸言北平且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  
 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  
 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間左  
 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伏兵起  
 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與俱曰

燕兵既得孛顏諸衛兵益盛分遣薛祿下富峪會川寬河諸處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携其寶貨隨寧王還北平李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礫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號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

時時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難

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水合是夜冰果合  
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衆跳冰遁冰乃解  
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遂連  
破七營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  
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  
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  
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頓首賀王神筭王曰  
偶中耳諸君所言皆萬全策也都督火真焚敵韞以  
煖燕王鎧者趨焉楯人呵之王曰止是皆壯士景隆

師既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近傳軍不利  
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誓  
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  
勿奏 乙亥燕王上言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傳檄  
天下 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  
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  
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醢貂裘燕王論諸將曰  
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  
衆今帥師征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

弱苦寒之地疲于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治兵如故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河北指揮張倫等率兩衛官軍自拔南歸曰矢死報國 叅贊軍務高巍上書言臣願使燕曉以禍福遂遣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升遐皇上嗣位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六師臣以爲動干戈不若和解君

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故願奉明詔置死度外親見大王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能割首計者送京師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殘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晁錯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

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在離間以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死于鍛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書再上不報

二年春正月燕王進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荆關燕王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

十二三委棄鎧仗于道不可勝紀二月韃靼率眾

助燕夏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

陸侯吳傑等進兵真定以圖燕帝賜景隆斧鉞旌旄

中官齋往忽風雨舟壞沉于江復賜之景隆自德州

進兵北伐軍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

定期于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率諸將進駐固安燕

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爲惟恃其衆

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

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爲吾資



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王從之命率衆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鋒都督平安至白溝河是日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燕王坐胡床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燁然上下金鏃錚錚作聲弓絃皆鳴燕王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星馳會之己未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于白溝河列陣以待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

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衆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兌入陣得級七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已暝戰猶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哨馬失百餘匹而已景隆英傑藏火器地中人馬遇之輒爛戰既解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

卷之六十一  
三二  
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擢谷允指揮，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擣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卽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射，王馬凡三被創，三易之所射失，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

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馬却阻於隄，幾爲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衆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臂被砍，未斷，自斷而擲之。裂衣裹鎗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嵩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旌，南軍相視而

勳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鞞山，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尸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軍燕王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爲殿，獨全軍而還。壬戌，燕王進攻德州。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

奔濟南，燕兵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旣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先是山東叅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帥潰東奔，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瓦解。鉉與叅軍高巍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

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爲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副都御史練子寧執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燕王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燕王圍濟南已三月，不下，乃堰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

三日，近矣。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閹王且入，則下鐵板，校橋計定，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好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爲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時王苦兵間，謂濟南降，卽不得金陵，可斷南北。畫中原自守，亟下令退軍。王乘駿

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  
啤者皆登城伏堵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于歲鍊  
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  
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啤罵  
燕王大怒乃以駁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  
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  
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  
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  
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卽軍中擢鉉爲兵部尚

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爲歷城侯 九月朔詔

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

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 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

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

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

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

平其間豪傑有唱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揀

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因傾家室必散歸徐沛聞素稱

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

紀事本末 卷十六  
老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齊南率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激發忠義。冬十月。燕王聞盛庸兵北。向欲出兵攻滄州。恐南師爲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恐非利也。燕王屏

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爲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潰圯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未備。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破之必矣。王與能頓首稱善。徐凱謀知北兵征遼東。不爲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燕師至天津。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塼堞窳兒等坡。無水。彼

不爲備。由此可徑至滄州城下。乃下令軍士循河而南。軍士疑曰：「征東何南也？」王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曰利南。」乃自直沽一晝夜，疾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衆運土築城如故。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堦，衆皆股栗，不能甲。燕兵四面急攻之。王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濟、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凱等至北平。十二月，燕王稜

雖浩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王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軍餉。甲午，燕王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于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燕師至東昌。庸與鉉等聞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誓師勵衆，簡關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時燕軍屢勝，見庸軍卽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

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厚集團燕王數重燕王自衝擊不得出朱能周長率奮騎奮擊東北角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王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于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趨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燕王亦知之故挺身出輒短兵接戰王騎射尤精追者每爲所殺至是奔北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迫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去

燕王喜以煦肖己慰勞之薛祿亦數擊退南兵燕王聞張玉敗歿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當以張玉爲第一追封榮國公河間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仍預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初燕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



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二月燕王自撰  
文流涕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  
者曰雖其一絲以識余心將士家父兄弟見之皆  
感泣燕王因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  
師南出進諸將士諭曰爾等懷忠奮勇每戰必勝可  
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接戰卽退遂棄前功夫懼死  
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河之戰南軍先走故得而  
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故能出萬  
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自今無輕敵無違悞

違者殺無赦巳酉師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  
德州吳傑平安出真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  
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  
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爲犄角  
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  
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  
界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  
介兩敵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  
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

能相救况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三月朔師次滹沱河遣遊騎哨定州真定多爲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爲營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于夾河燕王以三騎覘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銳強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庸軍擁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軍預作長檣約六七尺橫貫鑲釘于端釘末有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

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峯皆爲得軍所殺朱能張輔率衆並進王自以勁騎繞出南軍背貫陣前出與能軍合庸軍火器不及發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亦戰死張皂旗者常以皂旗先登燕軍畏之呼皂旗張及死猶執皂旗不仆是日戰酣追暮皆斂兵入營燕王以十餘騎追庸營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左右請亟去燕

王曰毋恐日出乃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燕王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彼雖少挫尚銳必欲絕其生路安得不致死我也今日爾等嚴陣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卽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督戰張音兵往來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

礫擊面兩軍睇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振地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踐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燕王悉縱遣之盛庸走德州當是時盛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咸携金銀扣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燕三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詔寬逐齊泰黃子澄于外令有司藉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爲文具實使出外募兵也閏三月己亥吳傑等自真定引軍出欲

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燕王語諸將曰吳傑若嬰城固守爲上策若軍出卽歸避我不戰是謂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乃下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故令校尉荷擔抱嬰鬼佯作避兵狀奔入真定報云燕軍各散出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輕師掩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王曰機不可失也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矣遂進王先策馬渡河河水

深摩騎兵由上流並渡遇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于藁城會日暮燕王恐傑軍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綬之明日吳傑等列方陣于西南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糜其三面而親帥精銳攻東北隅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爲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跳而免督戰益力燕王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

下如雨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平安於陣中縛高樓上可數丈登以望燕軍燕王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墜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燧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韞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南兵降于燕燕王悉釋之南還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也燕兵自白溝河至棗城三捷皆有風功之 癸丑燕兵悉順德廣平河北郡縣多降 夏

四月燕兵次于大名大名官吏迎燕兵謀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棟大畧言齊黃剪削宗藩欲加死地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衄臣不敢爲喜輒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爲奸邪所蔽書上帝以示方

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者兩爲疹，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搗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日，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嶠齋往燕師，又爲榜諭數于言。授嶠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嶠遂齋詔至燕軍，燕王讀之，怒問嶠臨行上何言。

嶠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嘆是不可給三尺兒，而指侍衛將士曰：有丈夫者，當惶恐不能對諸將。盡請殺嶠。王曰：奸臣不過數人，當天子命使毋妄言。嶠戰慄流汗，被體燕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嶠觀之，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爲老臣謝天子。天子于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爲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爲權奸讒構，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爲救死計耳。幸蒙詔

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遠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唯陛下命之崑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崑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南師雖衆驕惰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崑入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崑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五月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燕王遣指揮武勝復奏盡于朝大畧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

等攻北絕糧

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

方孝孺曰此孝人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卽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獄燕王聞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

手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插柳枝于背爲  
識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輿以來儲積丘福薛祿  
合兵攻濟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抄沙河沛  
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爲所焚軍  
資器械俱爲燬燼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  
震德州糧餉遂艱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  
萬人邀遠軍遂設伏擊敗之斬首萬餘級秋七月  
燕兵襲彰德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道數騎日往  
來城下擾其樵採清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下

乏薪拆屋而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  
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入伏擒殺千餘人南軍據  
尾尖寨梗餉道險隘難下燕王遣張禮問道夜襲擊  
下之乃使人招濟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  
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爲  
之緩攻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  
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燕王軍  
告急燕軍還次定州聞北平被圍王召劉江問策將  
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



江曰此不可疲于奔命徒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旣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爲號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旣來平保兒必駭散矣保兒安小字也王大喜然其計江乃率兵渡滹沱由間道行張旗幟夜多舉火炬至則與安戰果如其策大敗之斬獲數千人安還走真定方孝孺門人林

嘉善嘗居北平城中知高煦高燧弗恭于燕世子中官黃儼素奸險嚴方聞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孝孺乃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并安等送軍前中官黃儼者比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間

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啟視遣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盛庸等檄大同守將房瑯引兵入紫荆關畧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爲持久計窺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股肱郡保定失卽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來附悉慰遣之令孟善填保定謀報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西水寨寨所乏糧耳使真定餽

餉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率精騎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等以兵五千圍定州燕王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下也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燕王令四面皆與歌南軍聞之多淚下有潛下寨降者十月真定援兵果至燕王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齊眉山下令勇士捲旆登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

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甚衆，獲其將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走免。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尚太祖女寧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爲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憊懦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爲辭，殷答

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王怒。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但聲言還歸北平。」既出，則以夜捲旗囊甲，復入永平城中。楊文聞爾還北平，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文兵于昌黎，殺數千人，獲將士王雄等。燕王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時燕王起兵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保定，旋得旋棄，戰死者甚多。

南軍分布頗盛時時告捷廷議多謂燕出沒勞苦軍  
少不足慮帝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遂密謀戴燕王  
告以金陵空虛宜乘間疾進王亦太息曰頻年用兵  
何時可已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於是踰城不  
攻決計趨金陵十二月燕師出北平駐軍蠡縣復  
移營汜河命李遠率輕兵前哨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燕  
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爲前  
鋒乘水渡滹沱河半渡遠進擊之進望見遠兵少歛

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  
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進軍退失馬遂大  
敗斬首四千餘級進僅以身免燕將朱能率輕騎千  
人哨至衡水遇都督平安遣兵復通州能擊之斬首  
七百餘級生擒部將賈榮等燕王乃以師由館陶渡  
見一病卒仆道傍王命左右以從馬載之曰壯士爲  
我也聞者感泣進攻東阿破之指揮詹璟被執吏目  
鄭華死之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師至沛縣知縣  
顏伯瑋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

子有爲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賦詩書公署壁間夜二鼓師至東門指揮王顯以城降師遂入伯瑋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縊死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自剄以從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伯瑋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旣破燕師遂向徐淮燕王久不見南師出遣番騎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大呼馳入其陣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擒千戶二人歸燕王曰欵台以

十二騎破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遂進師徐州守將閉城不出燕王欲驅兵南進而士卒多散出取糧恐後至者爲城中兵所掩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兵不出乃縵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怒乃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旣渡河砲舉伏發燕王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兵大潰爭渡橋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單騎往來

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三月，師趨宿州。燕王謂諸將曰：「敵綴我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列隊徐行，彼疑爾爲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冀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卽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爾師畢渡矣。」銘往，果遇南軍萬餘，徐行臨河南軍來追。冀英連舉砲，南軍卽歛退。銘遂得渡河，與燕王會宿州。乃進兵蒙城、渦河等處。平安率馬步兵四萬躡燕軍。燕王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

疑有伏，泚河地平無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泚河，按伏。勅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按兵數日，敵不至。糧且盡，諸將請還。師燕王曰：「彼遠來，銳氣求戰，肯委之而去耶？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始按甲待之。時迫暮，令奮騎指揮款合以數騎往哨去南營四十里，聞其更鼓還報南軍且必至。」王喜，命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繚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置囊中。

如束帛狀載馬上南軍來追擲於地使往取亂之真  
等進與安軍遇相接戰南軍追至擲囊餌之南軍競  
往取囊陣稍亂又入伏內伏發南軍還走燕王率兵  
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  
裨將火耳灰者故燕蕃騎指揮素驍勇被召入京師  
遂隸平安麾下持稍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  
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者其步曲哈  
三帖木耳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稍突陣亦射擒  
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

將林帖木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耳灰  
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燕兵破蕭縣知縣

陳恕死之燕王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

速戰敵駐宿州為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  
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  
河又燒餉舟甚眾清還南軍圍之燕王見清旗幟亟  
馳往援鐵鉉來戰燕軍不利却王馳入陣火耳灰者  
翼之殺南軍數十人南軍披靡欲南遁燕王常以騎  
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守淮兵數千人

夏四月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  
扼要處爲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  
明日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  
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  
援奮擊破之俘獲數百人遂斬陳文于陣平安轉戰  
圍王真數重真身被十餘創自刎馬上平安遇王于  
北坂王急幾爲安繫所及馬蹶不得前燕番騎指揮  
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  
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却

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  
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  
採燕而食燕王曰南軍飢更一二日餒稍集未易破  
也乃省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  
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其後比旦始覺時徐輝祖軍  
至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蔚州衛千  
戶李斌馬蹶爲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是時南  
軍再捷王真陳文李斌皆驍將敗沒燕諸將皆懼說  
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濕且疾疫小河



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息士馬  
觀爨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  
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公等所見拘攣耳下令曰  
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公  
等自爲之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  
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  
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  
祖還何福軍聲遂孤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爲營軍  
士通夕不得休旣成而將且復行往往虛敝人力故

臨陣之際卒先罷因燕王行營不爲塹壘但分布隊  
伍列陣爲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卽得休息自便  
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將士每拔破壘悉以  
所獲財物資之人樂爲用至是對壘日久謀報南師  
糧運且至燕王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  
其兵分勢弱必不能支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  
南軍餉道又令游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壘  
壁就糧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使  
負糧者居中燕王規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

高煦伏兵於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爲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爲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却之高煦，窺見南師罷，即帥衆自林間突出，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殺傷萬餘人，喪馬三千餘匹。燕師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衆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日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攻靈壁營，王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震砲

福軍誤爲已砲，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皆滿。燕兵急擊之，遂破其營，指揮宋垣力戰死，何福遁走。副總兵陳暉、平安、叅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晟、王貴等皆被執，叅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平安被俘，見王曰：「肥河之戰，公馬不躡，何以過我？」安大言曰：「刺殺下如朽耳。」王大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是月上，用齊泰、黃子澄

謀調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燕兵後總兵楊文至直沽遇燕將宋貴截殺師潰文被執竟無一人至濟南者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燕燕王謁祖陵泣曰橫權奸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艤舟編筏揚旗鼓噪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潛遣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不之

覺也及漸近營舉砲南軍駭愕福等前奔之南軍棄甲走庸股栗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單舸脫去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攻下盱眙燕王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過其援兵乃以兵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揚爲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揚遂可渡江無後顧憂燕王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取不易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拔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

利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  
招之而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解我聚舟  
渡江久則必有內變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  
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舉  
城降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  
剛練兵繕濬城濠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州城禮  
既有異謀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  
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  
者官三品左右憚方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誘力士

縛其子出會彬解甲浴髮乃為千戶徐政張勝

縛遂出禮于獄開門降庚子燕兵至天長禮等

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

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燕兵至高

郵指揮王傑降遂克儀真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

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京師聞北兵漸近益危

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都御史

練子寧募兵杭州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

為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已遣使四

出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  
 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開  
 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  
 太后命遣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為  
 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  
 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齊王仍  
 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凡  
 所以來為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  
 也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

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益奸  
 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  
 之出口為我謝天子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  
 終為奸臣所惑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  
 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  
 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  
 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寧波知府王璉永  
 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六月癸丑朔燕王命都指  
 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于瓜州命內官狗兒

狗兒後賜名彥

回領都指揮華聚爲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喜，遽起按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燕王率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卻。朝廷大臣多遣使來燕軍，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帝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叛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首欲時去植，以大義責之，遂爲所殺。金率衆降燕，且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歛植，遣官護葬于白石山。乙卯，陳瑄具舟至江。

上來迎燕王，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渡江。軸轆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浪。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等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爲？其守將童俊遂率衆降。帝聞江上海舟

暨鎮江皆降甚憂穆徘徊殿廷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卽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群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卽殿前毆景隆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帝從之下令軍民商賈晝夜搬屋運木盛暑中饑渴勞苦死者相枕籍民憚于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城崩役兵民修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息方孝孺請令

諸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橧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瑄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爲辭觀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瑄至龍潭見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燕王笑曰勤勞公等至此有言乎景隆等惶恐叩頭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說客耶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爲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爲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是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卽解甲謝罪闕下

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祇臣節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瑞  
還報命帝令景隆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候執至來  
獻景隆趨起帝令諸王與偕既至燕王見諸王相勞  
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僞諸王  
曰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  
他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  
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  
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齊泰奔廣德州黃  
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

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于外洋不果帝大息曰事  
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先鋒將  
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燕王慮京城完繕四方或  
有勤王者日夜爲攻城計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千  
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  
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公冕等請誅  
之不聽至是燕兵進屯金川門帝乃命左右捧增壽  
至責以大義斬之時谷王德興李景隆守金川門燕  
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王馳



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亦哭已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燕王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俱降來迎帝左右唯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之擊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被燕軍執寘師中帝遂遜國去是日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劉季篬大理寺少卿薛崑翰林學士董倫侍

講王景修謨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傅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朱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 擢榜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鈿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紱侍郎毛太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

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章敬修譔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燕王指以上諸人爲奸臣別其首從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鄉紳奸臣爲首者陞官三級爲從者陞二級鄉紳官吏爲首者陞二級爲從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衆乘機報私讐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旣而鄭賜王鈞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茹瑞李景隆言并有張統復爲吏部尚

書餘皆不宥尋復揭榜于朝堂增徐輝祖葛成周是修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葵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餘人丙寅諸王及文武臣請卽位燕王曰予始遭於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勲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絕於天今續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大臣皆頓首曰天生聖人爲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

天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下豈可一日無君殿下  
爲太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  
萬世之洪業永有所托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  
王上表勸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頓首固請燕王乃  
命駕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耶先  
謁孝陵耶燕王悟遂謁孝陵畢入城燕王曰諸王羣  
臣以爲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  
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  
奉天殿卽皇帝位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復周

王橚齊王橚封爵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  
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  
測至是始驗其言云。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  
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上詰問宮人內侍  
以建文帝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  
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讀王景問葬  
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復諸殿門  
舊名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謚號懿文皇太  
子遷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熲爲廣澤王衛王

允燧爲懷恩王徐王允熲爲敷惠王尋復降允熲允燧爲庶人允熲改封甌寧王後皆不得其死文追封都督徐增壽爲武陽侯帝念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中山王之後一門二公焉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帝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臣子孫免死而已帝大怒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

革其祿米而已

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興張

得李諒等宥前御史尹昌隆命爲北平按察司知事

初燕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奏章

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

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

位讓之猶不失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

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各

捕治奸黨昌隆被執將就刑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

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帝乃命停刑閱

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得建文時羣臣封事于通命解縉等閱視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及對脩謨李貫對曰臣實無之帝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危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宗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出自隱蔽也帝臨朝詰

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于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歲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詭譎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智謀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

不以爲戒時吏部尚書張統懼退而自經死。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以卽位詔天下大赦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悉復舊制。幽建文帝少子於中都廣安宮後莫知所終。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帝卽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旣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

異宜加追戮帝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其身已死況有不與二十方人之數者彼食其祿目盡其心耳不聽。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九月封賞從征將士封丘福爲淇國公朱能爲成國公。

張武爲成陽侯鄭亨爲武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  
成侯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  
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  
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濟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  
城伯趙彞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王子張輔信安伯  
譚淵子譚忠新寧伯已上並子孫世世承襲封房寬  
爲思恩侯子孫世襲指揮房勝爲富昌伯劉才廣恩  
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  
茹瑄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千

石封茹瑄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  
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羅誣陷封永春侯子孫  
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留守及  
行部官改北平爲順天府

谷應泰曰天未厭兵孝康蚤世燕王在北快快  
非少主臣也然而高帝賓天太孫卽位令帝開  
誠布公杜襲修睦几杖之賜頗及智囊之計不  
行獄詞燒毀曲庇梁王朝士留章封還錢俶羈

廢○之○道○亟○行○柴○章○之○謀○未○決○也○若○謂○事○憂○厝○火○  
討○決○徒○薪○季○友○進○酒○而○叔○牙○亡○玄○武○喋○血○而○建○  
成○敗○當○其○堂○皇○不○避○升○陛○不○拜○則○相○如○奏○筑○血○  
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數○武○士○力○耳○齊○  
黃○獨○不○能○乎○建○文○仁○柔○類○元○帝○舉○事○則○學○景○宣○  
齊○黃○迂○謹○類○王○陵○進○謀○則○效○鼂○錯○先○主○已○去○操○  
乃○追○擊○當○陽○劉○裕○辭○歸○玄○乃○悔○使○京○口○爲○燕○王○  
者○將○散○甲○歸○兵○縛○見○天○子○乎○抑○束○手○無○策○闔○門○  
自○焚○也○遣○張○曷○遣○謝○貴○彼○豈○能○擒○燕○王○者○哉○速○

之○反○而○假○以○名○也○燕○既○起○兵○非○帝○殺○王○即○王○弑○  
帝○其○傳○檄○天○下○自○比○周○公○上○書○帝○闕○欲○清○君○側○  
呼○忱○日○月○指○誓○河○山○藉○令○帝○囚○縛○齊○黃○歸○致○燕○  
館○亦○或○開○門○延○叔○握○手○迎○師○王○敦○既○收○伯○仁○安○  
能○反○臣○始○孰○侯○景○朝○見○太○極○惟○有○幽○帝○東○堂○史○  
稱○文○帝○伏○犀○目○角○皇○孫○落○月○偏○顛○天○生○兩○人○聚○  
於○一○宮○久○無○瓦○全○之○理○矣○而○齊○黃○用○兵○罪○自○難○  
追○真○定○之○戰○炳○文○所○將○三○十○萬○鄭○澗○村○之○戰○景○  
隆○所○將○五○十○萬○日○瀟○河○之○戰○景○隆○合○兵○又○三○十○



萬○泚○泚○河○之○戰○盛○庸○所○將○猶○二○十○萬○合○天○下○之○  
 兵○握○一○人○之○手○不○知○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  
 利○於○守○利○於○合○不○利○於○分○獨○令○山○東○北○平○堅○城○  
 深○溝○繕○甲○儲○粟○驍○將○數○十○輩○各○將○數○萬○衆○分○據○  
 險○阻○出○沒○敵○間○進○破○滎○陽○彭○越○燒○其○糧○道○南○追○  
 漢○王○韓○信○收○其○河○北○燕○王○雖○百○戰○百○勝○久○且○左○  
 支○右○調○寧○能○縱○馬○飲○濟○水○之○西○加○矢○及○聊○城○之○  
 上○乎○奈○何○挾○萬○全○之○勢○搏○匹○夫○之○勇○驚○飈○掃○葉○  
 疾○電○奔○雷○執○九○江○於○朝○堂○吳○包○胥○於○海○外○嗚○呼○

晚○已○獨○是○建○文○之○初○昇○平○繼○體○海○宇○晏○清○而○燕○  
 王○橫○貪○天○位○醜○顏○人○上○子○突○入○而○昭○公○出○奔○曲○  
 沃○盛○而○孝○侯○遇○弒○毋○亦○弱○肉○強○食○豈○為○天○與○人○  
 歸○宜○乎○練○子○寧○喚○血○地○上○書○成○王○安○在○而○方○孝○  
 孺○衰○絰○大○罵○以○為○不○立○成○王○之○子○弟○也○當○其○大○  
 內○灰○飛○緇○衣○宵○遁○為○燕○王○者○急○宜○降○德○音○下○明○  
 詔○咸○與○維○新○計○安○反○側○而○乃○縣○賞○討○奸○清○宮○戮○  
 御○斬○祛○之○怨○旁○及○五○宗○射○鉤○之○嫌○蔓○延○婦○寺○國○  
 君○含○詭○固○如○是○乎○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

齊鸞之謀早形於諮議乃猶南回讓三連章勸  
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幸而卽位之後山東首  
給農器雲南不輕用兵省視旱蝗周詆郡縣勅  
吏部以拔幽隱顧學士以求直言而且耀武邊  
陲尊崇先聖政事之美頗斑斑可考焉然以予  
論之梁皇弒主肺石達冤衛武篡兄賓筵好學  
蓋曲終奏雅逆取順守亦晚蓋之常規非哲王  
之天性也

魏曰諱甚長文之奇異平樂謝萬字長安而諱

